



十七、廿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5





文庫 11  
D. 263  
5

後漢書卷之十七

祭祀志上第七

光武即位告天  
郊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鄴為壇營於鄴之陽。春秋保乾圖曰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

建天子於鄴之陽名曰行皇

010190562013



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

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園丘象天方澤則地園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藹粟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其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淳汗臯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其泉河東祀上帝壇圍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

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一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其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御望亞列望外徑四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御望亞列望外徑四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



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下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

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



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墳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醜合四百六十四醜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醜合三百六十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墳也封封

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



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繇考績不成九載乃極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隴蜀平後乃增廣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

惟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緝帷帳緝席鉤命天地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

**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

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

**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

**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

**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

**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醜既送神燂**

**俎實於壇南已地**

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居辨其各物鄭玄曰

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



焉法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

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

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

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

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

中於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

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

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

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

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

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

契望秩羣神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

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

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

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

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

之文其有形聲相溢故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

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

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桓

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

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漢祀

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

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認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

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

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

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

後漢書卷七十一



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

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

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

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

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

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

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亦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

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初，孝武帝欲求神僊，以扶方者言黃帝

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

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

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

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

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

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

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



事語在漢書郊祀志

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

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世知吾罪深矣 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

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



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

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

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

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

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車駕正

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

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

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

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侯齊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

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

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

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



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竄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邃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半腸透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骨捩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鄰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

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遣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

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

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耳



望秩於山川

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

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子男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

班于羣神

孔安國曰羣神

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

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

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

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

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

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

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

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還省考五河圖合古

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雒書

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

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

竭行封岱清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

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

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



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亾不得血食十有八  
 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  
 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  
 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  
 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  
 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  
 通人跡所至靡不齊取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  
 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修五禮孔  
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三帛  
禮范甯曰吉凶賓軍嘉也

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二牲  
庸之君執黃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  
雁也卿執羔

大夫執雁一死雉也士贄范甯曰摠謂上所吏各  
所執

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  
 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  
 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  
 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  
 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  
 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  
 年已前文書散亾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



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

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竝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

以日為應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

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三丈所燔燎燔燎煙正

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于寶周禮注

對輦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

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犧牲於常祠

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

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輿復上日中

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輿早晡時即位于壇北

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陞載

臺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

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二千尚書令藏玉

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

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



羣臣稱萬歲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

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

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踏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

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壇後改壇曰

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羸勿

出元年租芻橐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

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

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

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况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



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籍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十月十日也晴有風日曜也

後漢書卷之十七

後漢書卷之十八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尺筵南七尺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去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



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  
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  
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  
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  
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  
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  
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  
雍也雍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  
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  
方明德當圓  
靈臺未用事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  
行當方也 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  
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觀因  
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  
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  
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  
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  
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上班教曰明堂

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  
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  
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  
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  
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  
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  
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  
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  
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  
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  
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  
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  
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  
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  
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  
明堂之義經曰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



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

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節用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



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  
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  
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  
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  
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  
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  
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  
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  
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  
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  
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

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  
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  
大禮也 遷呂太后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

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

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  
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  
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  
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  
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 張璠記云  
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 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  
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  
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



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  
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陞醮  
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  
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  
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卽位永平二年  
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  
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  
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  
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  
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

臺以望雲物

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  
變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  
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  
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  
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  
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  
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繅  
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  
句曰去  
邑七里因  
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  
句曰去



邑五里因土數也

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

之舞

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

方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

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

金數也

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

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圉射牲以

祭宗廟名曰驅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

郊祭黑帝玄冥

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

車旗服飾皆黑歌

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

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

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

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

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

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

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釜號曰

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

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

後漢書卷之六 祭祀志 六



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禱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  
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  
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  
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  
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  
辭其義  
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  
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  
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  
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  
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

太牢率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

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

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四月

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  
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  
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  
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  
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



太社也

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卻侍祠南郊不見六

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  
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  
化成萬物漢初其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  
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  
子也建武都維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  
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  
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  
上從卻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  
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  
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  
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  
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  
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  
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  
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祭寒

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  
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  
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  
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月宗月宗星宗岱宗海  
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  
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  
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  
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  
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  
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  
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  
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  
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  
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  
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  
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  
乎崇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崇者祀日月星辰山川  
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



夫崇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於上帝即禮天也望於山川崇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記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於祖禰用

物堯典亦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班瑞於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於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於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於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變者禘郊宗祖明



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  
 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  
 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  
 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  
 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  
 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  
 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  
 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  
 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於六宗與周禮  
 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  
 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  
 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  
 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  
 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  
 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

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  
 成六六為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  
 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頑儒  
 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宣尼所許  
 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  
 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  
 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又不通禋更  
 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  
 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  
 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  
 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  
 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  
 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  
 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  
 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  
 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  
 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  
 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禋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



也。樵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

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鉅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十一日

後漢書卷之十八

後漢書卷之十九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

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



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  
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  
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  
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  
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  
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  
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  
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  
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

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

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

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牲祭不使侯

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

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

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  
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  
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  
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  
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  
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



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穆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謂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食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

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

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

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

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鈿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鈿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帝后辨上帝右辨上帝左辨上帝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嬪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中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



如乘輿坐贊亭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  
 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  
 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  
 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  
 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風與夜處小心畏忌不墮  
 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  
 視薊其嘉薦普淖醎饘豐本明染醪用薦耐事於恭  
 懷皇后尚享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  
 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  
 拜太牢左辨  
 以致皇帝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

**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  
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  
 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  
 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  
 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

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  
 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  
 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  
 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  
 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  
 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  
 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  
 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  
 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綠天地之  
 所襍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  
 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  
 韶禹夏湯漢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  
 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  
 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  
 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  
 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



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

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

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

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

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已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追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

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



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

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

後漢書卷之九

祭記志

六

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

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



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

奏可 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

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

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

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孝王曾

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

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

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

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

西廟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

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于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于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故

室迎送皆躡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

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

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

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

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者

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

投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覺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殿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

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

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



道未成  
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

馬融周禮注曰社稷

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  
**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

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

臣以戶數租入為節  
**無屋有牆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

**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

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雷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雷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

**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

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歷四時備陰陽穀之饗者

**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



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

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

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大司農鄭玄說古者

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

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

人多不可一而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

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

又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

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記三

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

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

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竈曰周祀一社

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郡

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郡

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

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

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

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

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

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

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

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

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

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

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

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

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穀以降命命

後漢書卷之九 祭禮志



降於社之謂殺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擯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爲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

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歿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亾，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賢，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歿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



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  
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  
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  
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  
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  
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  
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  
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  
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  
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  
竈中雷也韋

昭曰古者穴居故  
名室中為中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

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  
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

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

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  
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

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

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  
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

服虔應劭曰十六  
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陰次耕種芸

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  
三年初為郡國

立稷及祠社  
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  
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



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  
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  
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  
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  
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  
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  
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  
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

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以

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  
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  
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  
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  
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  
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  
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  
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

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



刻告厥成功 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  
難可知者 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  
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  
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  
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  
封矣 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  
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  
感若此論可通  
非乎七十二矣 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  
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  
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  
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十一月十一日辛酉也

後漢書卷之十九

後漢書卷之十九

祭紀志



因奈典卦皇味華自盈婚瘳豈風故也而比太社又  
贊曰天此甄校宗廟享厥風赫無文山山川具土對八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天文志上第十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  
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  
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

象備矣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  
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



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氏房心尾箕熒惑主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昂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邪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為廣陵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勃海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兖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陽己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吳郡凡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

日候之甲午為潁州壬午為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

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

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

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



曰在察也璇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夏  
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

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

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

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

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

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

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鬪于

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

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

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

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

志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

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

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

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具辰耀之本今寫載以備其理

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

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

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

生心故靈憲作典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

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

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



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  
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  
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  
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  
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  
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  
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像在地  
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  
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  
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  
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  
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  
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  
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  
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  
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儗道中其可觀樞星是也  
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  
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

氣左贏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  
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  
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  
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  
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  
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  
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  
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道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  
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  
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圖首  
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蛇魚鼈罔有不  
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  
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  
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  
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  
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  
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苾母驚



母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鬼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錄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錄明瞻闇闇還自奪故望之若水方於中天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擬占實司主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度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歌精數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月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

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留則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覲于東覲于東屬陽行速者覲于西覲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畧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



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禪天文志  
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

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

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

故名之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

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鉤命決曰彗五

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

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

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

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

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

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又一日

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

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

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

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歛如擣奪誅戮

如仇讐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

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如似匪同張為周

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為楚是周楚

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

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眾數萬人更

始為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  
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  
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  
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彊用怖  
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  
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  
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  
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  
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

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

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是  
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焱  
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  
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  
渚水死者委積渚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  
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  
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  
爲天廷太白羸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



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軍皆以虎為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巳酉城中少年朱第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闔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

中漢史鎮星逆行輿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

又犯軒轅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軒轅者後

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



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

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

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

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十二月己亥大流星

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

須更有聲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柳

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

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沂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

述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遂又命將軍馬武劉

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

擊述從第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興威虜將

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

豐斬首五千餘級滅宮破洛殺述第大司空恢十一

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曾其夜死明日漢

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人夷

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

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



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

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

已未小星流百枚以上

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

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氐暈珥圍角亢

房

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

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

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

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

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

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旱郊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

炎長三丈韓楊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稍

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

韓楊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

二月乙

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



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歛以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行，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郝萌曰：熒惑逆行，氏為失火。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

炎長五尺，為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

尚未當見而見，是羸而進也。東井為水衡，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

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也。荊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主當之五

十日相當之，二十日兵將當之。後三年，光武帝崩。三十一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

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



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

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府

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心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

火剋金天以制發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

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

主領珠錢郊萌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

左肩舉尸之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為言

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者

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入

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

**熒惑為凶衰輿鬼尸星主死**

**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

**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

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

**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

**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憙**

**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

**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為西南夷是時益**

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牟替滅陵斬晉傳詣雒陽

注曰九月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南及

十一月辛未上逆行去東井北距輿鬼二星二年

十月十日陽星事

十月十日

後漢書卷之二十

後漢書卷之二十



對馬左尉灑對王賞殺共五西也

同封李請坐事與官大流星為對中灑殺寶固對也

汴水收雷火亦太燄西南角星為對太燄鼓意

西南角星昧去二十十日亥子大流星對西南東北

中元甲寅月昧心發星二辛人月十日火亦太燄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天文志中第十一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

南行光照地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

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牟替滅陵斬首傳詣維陽古

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月二月戊辰月食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為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



亢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  
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  
梗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  
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  
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  
子家屬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  
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

崩

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  
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  
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

多雨水郡十四傷稼

古今注曰十二月  
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

古今注曰歷斗建箕房  
過角亢至翼芒東指  
羣臣有吞藥死者  
又占有奪地滅見至五十日  
却萌占曰客  
星舍房左右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王荆

吳彭城古宋地

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  
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

戮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

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

八日十二月戊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

滅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

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

彤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為貴相昴為獄事客

星守之為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

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

不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

巳乃見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廡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房右驂為貴

臣歲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

交通知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

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



坐不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為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牁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

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二月九日

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

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

散為三滅十一月戊寅彗星出婁二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

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禾火具在參三月戊

寅木水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郊萌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

大如拳起有光色黃白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

石氏曰鎮守二月流星起天棊東北行三丈所滅色

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

戊子土丙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在參壬

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邊兵天

棊為兵太微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星起之

皆為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

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竝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

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

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

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

多水火災亦為旱古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

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郗萌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



巫咸石氏云多火災古今注曰丙寅二月丁酉有流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木火在昴

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

古今注曰三月甲子

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

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

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

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

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氏東南星東南

八月丁

未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

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

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三年九月

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

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

白言喪色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

野命東西南北

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貴臣天津為水北

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天子

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第篤景等皆卿校

尉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

元俱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

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

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第步兵校尉磊母元

皆下獄誅憲第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



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

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

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

東井

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

井留一日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

七月壬午歲

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

為水石氏曰為旱

火犯

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

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

星為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

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

東井閏月巳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西至參肩南稍有光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

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

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

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

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

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

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

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為旱太

白守參國有反臣郗萌曰有攻戰伐國也戊寅金火俱在東井

郗萌曰熒惑守井百

川皆滿太白又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曰雜糴貴又將相死

八月甲寅水土金俱



在軫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

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柳萌曰鎮星出入雷舍軫六十日

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太白入軫十一月甲戌金

火俱在心維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飢十二月巳卯有流星起文

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

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

東井皆為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

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

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永元八年九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拳起婁

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

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

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

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

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

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

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

光為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



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十一月乙丑軒

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

為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

卯月犯軒轅在大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

道稍有光色赤黃須與西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

從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

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郊萌曰多蝗蟲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

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

宮西行至昴為趙輿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

之為中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

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

即位是為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

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

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

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星占曰太白守氐國君大哭流星起斗東

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

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爍

為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

崩曰太白晝見為變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

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

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雜書曰熒

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

客星于犯東井則大臣誅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

車騎將軍弟弘懼閭皆以校尉封侯乘國勢司空周

章意不平與王遵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

弟誅常侍鄭眾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



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騰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

出入太微端門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臣在旁巳亥

太白入斗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

畢國多淫刑也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

蒼白太白晝見為彊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是時鄧

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

牙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臣昭案易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

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天苑為外軍

彗星出其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

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

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

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

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



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

韓楊占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

內臣昭以占為明堂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春秋漢合寧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注云

陽弱君柔不堪鉤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

輿鬼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三年三月熒惑入

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

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主

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

犯太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

危南至胃昴

郝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

危敗黃帝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饑民間食貴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

鬼中

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十日金

錢散諸侯郝萌曰五穀多傷民以飢死者無數

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

戌太白入輿鬼中

石氏古太白入鬼一曰病在女主一曰將戮死

己巳辰星

入輿鬼中

郝萌曰以罪誅大臣一曰后疾一曰大人憂

五月己卯辰星犯

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

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

五年三月

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

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

郝萌曰太



白守輿鬼疾在女主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守鬼國有大

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荆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丁卯鎮星在輿

鬼中黃帝經曰鎮星入鬼中大臣誅海中石氏曰大人憂辛巳太白犯左執法

自永初五年劉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

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

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

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

鉞實星為誅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

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不一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至

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

騎將軍騭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

端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主人走

却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大赦五月癸丑太白入畢却萌曰

畢馬馳人走又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

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

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

為亂臣太白犯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



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爲大喪太白出太微爲中宮有兵入斗口爲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爲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閭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

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爲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爲天子是爲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

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

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卻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爲譴誡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孛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倍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秦陵至天船積水



間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  
 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  
 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  
 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  
 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  
 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  
 天所重慎誠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  
 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

古今注曰

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

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

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  
 凶輿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  
 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

郎姜述楊鳳等及兖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

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

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

陰城公主堅得鬪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

市

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

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為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氐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



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鄞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

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巳丑

客星氣白廣二

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

界虜掠斬首二百餘級烏桓校尉耿畢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瑰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為寇害以馬牛起兵馬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

臣昭

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為吳

黃帝經曰不暮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丹入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第葉  
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  
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  
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  
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  
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

白晝見八月古今注曰巳酉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

辰星入與鬼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

注曰十二月丁卯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

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  
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為大臣有死者熒惑  
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  
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  
遼據政陽定內署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  
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  
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遼等自知事不從各  
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



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巳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惑犯入之為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

郝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

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

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

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

西北立昂畢甲申在東井遂立輿鬼

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

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

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

宮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

崩昂為邊兵又為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

劫清河相謝暲欲立王蒜為天子暲不聽殺暲王閉

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以惡人所劫廢為尉氏侯又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歷東井輿鬼為秦皆羌所



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為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

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大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

二年正月

巳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

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

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

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

孝順帝崩孝沖

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巳亥太白晝見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曰禘白

衣之明年正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

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

三月癸丑熒惑入輿

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

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鳩崩

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

月巳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

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

十月十五日風

平壤星見天占一倉庫書ノ三利云云年十二月日



文灑散及之二言為三十三等二十七等之七

十月

轅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愛死梁氏被譴

元平二年正月

災熒為並藉閏月一日奉質帝為梁冀迫獻崩

災四月辛巳太白入輿異者為大喪正月與太白

示辛丁丑月人南半三月癸丑災熒人輿

庚申五月又崩法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天文志下第十二太桓三十八日靈二十天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災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

月辛卯災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

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災惑入東井八

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

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災惑犯輿鬼

為死喪質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

喪彗星見天市中為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後漢書卷三十三 天文志  
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

爲大水一曰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



後漢書卷三十一 天文志  
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  
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  
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  
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  
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  
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  
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  
謙坐贓下獄死客星在然星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  
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  
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  
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  
星辰星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  
轅爲女主憂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  
僕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愷北  
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



宮死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  
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  
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涪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  
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  
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  
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  
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  
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  
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  
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  
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  
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  
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  
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  
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  
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  
爲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



後漢書卷三十三 天文志  
四  
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尚書郎孟璠坐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羣爲中常侍曹



節所譖下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竝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宮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



琅琊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宮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招募兵千餘人。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宮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



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  
爲貴人喪明年四月宮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  
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  
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  
宮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  
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  
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  
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已  
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  
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主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  
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  
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  
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  
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



後漢書卷五十一 天文志  
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羣以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



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及下之象或以為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鄂又隕石

十一月十五日午

後漢書卷之二十三

五行志一第十三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青 屋自壞

訛言 旱 狼食人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

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

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眈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蜀亡魏

徵不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

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宮漢書音義



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飲食不享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

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注五行稱鄭玄曰

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享之禮出入不節鄭玄曰角為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

奪民農時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

為農祥后稷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及有姦謀鄭玄曰亢為朝廷房心則木為明堂謀事出政之象

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于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也無

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

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于天矣洪範木曰

曲直孔安國曰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木可以揉曲直

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不能敬其事也洪範曰貌曰恭厥咎狂

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厥罰恒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

也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淮南子曰金厥極惡孔安國曰醜陋時則有服妖鄭玄曰服貌之

節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

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玄曰病病也貌氣失

矣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時則有青青青祥鄭玄曰青木色

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也青生于此惟金沴木鄭玄曰沴沴也凡貌言視聽

祥自外來也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



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青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

相傷謂之沴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今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

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過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艸天冬雷艸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騰墓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凶國之簾也馳車克國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輒軻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



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



稼禾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

也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建光元年京都

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

戍不解愁苦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案本傳陳

忠奏以為王侯二千石為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六年冀

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

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

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强盛恐有逆命害及

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

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

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

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

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

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勃海王悝謀反其十



月誅惺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  
羣臣大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  
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  
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  
擁鬋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  
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  
齟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

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

折要步者

足不在體下齟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  
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歛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  
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  
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  
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  
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頰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  
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



後漢書卷三十三 五行志  
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  
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  
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寘為司隸校尉  
以次誅鉏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寘誅左悺貶具瑗雖剋折姦首羣閹相蒙京都未  
為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  
采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  
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  
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為糶具下士盡  
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  
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  
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  
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  
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  
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  
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

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

配人

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

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



狗也故狗走入其門

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亾人顯號加

於頑凶印綬汗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為戎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

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風俗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檯酒酣之後續

以挽歌魁檯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亾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檯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

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是陽

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袁山松書

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

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

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

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

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禁為平

陽侯女立為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

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



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政政遂致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



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為大將軍，同母弟苗為車騎將軍，兄弟竝賢盛，皆統兵在京師。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

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

三族

袁山松書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鬪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

鄭玄注曰：參伐為武府攻戰之象。

輕百姓。

鄭玄注曰：輕之。



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飾城郭鄭玄注曰昂畢間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主邊兵

**不從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西宮之政西

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亾或鑄之裂形是為不

從革其他變異皆屬沴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

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也漢書音義曰謂金失其

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鄭玄曰乂治

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鄭玄曰君臣不厥罰恒陽鄭玄曰

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

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

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

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

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厥極憂鄭玄曰殺

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地人為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

憂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之志也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

蠶蠅蟬之類生於火時則有犬禍鄭玄曰犬畜之以

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

時則有口舌之病鄭玄曰言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

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

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

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

東平山陽濟陰陳畱民訛言相

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

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

五年夏旱

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

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

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

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

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

物枯為火所傷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

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

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

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

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

事情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

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二十

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

奢僭

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糞終以

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待御史

孔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

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



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寃囚和帝幸雒

陽寺錄囚徒理寃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

降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

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八四年五年夏並旱七年夏旱元初

元年夏旱二年夏旱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六年夏

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五年夏旱陽嘉二年夏旱時李

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顛傳人君恩澤不

施于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

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

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

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

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竝受封寵

踰節延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

害穀其救也貫譴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荅

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兩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六

年夏旱光和五年夏旱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

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

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

大臣竝僭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

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

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

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



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寒人言欲上天今天可  
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  
爲天子遂被滅囂少病蹇吳門天水郡冀郭門名也緹羣山  
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  
侯案順帝卽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  
爲已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  
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  
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卽至尊固是日

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  
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  
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  
鼓隴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  
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  
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  
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隴胡  
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  
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  
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  
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  
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公爲吏  
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旣爲軍吏其子又爲卒  
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旣  
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  
往徒一死何用百乘其後驗  
竟爲靈帝作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賢任羣闞參委  
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

徒也且又第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而何百  
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王膺斯數繼以班班尤  
得以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  
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  
者輪班擁節入河間也河間姪女工數錢  
一本作  
妖女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旣立其母永樂太  
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  
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  
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  
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  
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  
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賢  
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  
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勦力惟德是建印綬所  
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  
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案易曰拔

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  
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

尋穆

許永尚書柳分

袁山松書曰柳分權豪之黨爲范滂所奏者

尋穆史佟

佟

亦爲司隸應劭曰史佟佐官媮進者也

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牢

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  
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  
茅田一頃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  
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  
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  
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嘯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  
禁錮也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

諧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臣昭案郡國志

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俟明河間之縣為驗居無幾

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

延眾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

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白拜儵泰山太守

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

弟郃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

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

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

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

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

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

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

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

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卓改為董安案



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

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

無驗競飾偽服以盪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切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

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

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

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

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

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也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

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

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

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

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

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竝

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

移詣冀州也于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

獄百餘日忽然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



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  
州以丞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

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

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

狼災息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

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

嶽尊靈國所望秩而遂此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

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袁山

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上

三卷終

### 後漢書卷之二十四

#### 五行志二第十四

災火 羽蟲孽 草妖 羊禍

五行傳曰棄灋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

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

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厨翼

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

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

南有天厨翼 殺太子 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

南有器府 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 以妾為妻 鄭玄曰軒

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 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 則火不炎上 鄭玄曰君行

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 此四者為逆



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視之不明是謂不愆

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

厥咎舒

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鄭玄曰君

臣不瞭則舒緩矣

厥罰常燠

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燠厥極疾

鄭玄曰長氣失故於人為疾

時則有草妖

鄭玄曰草視之物可見者莫眾於草時則

有羸蟲之孽

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

時則有羊禍

鄭玄曰羊畜之類屬視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

歆傳以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

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

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

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寢譖故意狐疑其

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

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

帝永平元年六月巳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

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

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闕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

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



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偽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歿立鄧貴人為皇后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

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為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



是時羌叛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

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

燒廬舍殺人也

太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

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

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先是爵號

阿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

追號后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禮

古今注曰六年十一月雒陽酒市失

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

所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

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後四年宮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

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

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皇后因賤人得幸號賢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歿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闈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



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

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

門北寺火殺人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

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

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

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

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為之水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

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

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

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袁山松書

曰是時宦豎專朝鈞黨事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袁山松書曰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曰楚女

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

署火平夫而靈帝曾不設已時詔家於其又一雨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

中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

起檟題數百同時竝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

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



造也。圖書術籙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已，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竝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臺門祕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為丘墟矣。

魏志

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戒。然今宮室之所以克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禛，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以修德，以



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昭臣

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

而記不錄云越絕范蠡曰春燠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

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水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

瓜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

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

為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

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

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許

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



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

人狀

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之占雖以證

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

豎根在上

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

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

界

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

有草生其莖靡臙腫大如手指

狀似鳩尾已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

足翅皆具

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

近草妖

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

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

遂微弱自此始焉

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

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為

離德棄好即戎吏民殲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

魏志

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

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

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

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



後漢書卷之四 五行志  
九  
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鬼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樵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  
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為鳳皇或以為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慙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為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之於敬傳記者以為其

後章帝崩以為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

者一為孽者四

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曰鸛

智至則早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鷲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鸛鸛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爲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明對策桓帝時雉入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雉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

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亾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入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鷲集鄴宮文昌殿後池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



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寃之其後梁氏誅滅

四十三年十一月

後漢書長史高某賦雅泉身

中央官醫賦雅人中央官藝之精帝春賦曰數安

昧害至滅凶也新聚番賦曰既平示年三月精帝既古今去日數九平六推人總鼠食

昔高大之榮也天無若日請對續新而尊卑昔墨自

錄因是育同盪雜夷墜對新而尊卑昔無繪矣夫刻

故不姪而太司耕錄事久不夫數對中出然皆內具

誅軍向數以內竊校嬰蘇惡日火殆悉操熙奴劉更



